



老子本義

下

13
1640
2上



明 0713
1.640
1-2



邵注曰此章解德之名義德者得也得與失對有
 得斯有所失無得故無所失也上德無德之德故
 無失也下德有德之德故有失也得者有為而為
 是欲得其為也然為者偽也偽故無所得也莊
 子曰性之動謂之為為之偽謂之失失者為德之
 謂也偽者有為而為也性之動于欲斯有為矣動
 以天則無偽也
 上德為為而無以_之為下德為之而有以_之為上仁為之
 而無以_之為上義為之而有以_之為上禮為之而莫_之應
 則攘臂而仍之

邵注曰上德不德者無所為而為之者也下德不
失德者有所為而為之者也仁義禮皆下德為之
而有為為有為之差也仁主于施而不責報故曰
無以爲義者施報之間故曰有以爲禮主于施報
施而不報則據臂而起有為之極也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
禮

邵注曰道者云同于物德則有分矣推己所得公
之于物斯之謂仁仁不徧物故裁之以義義主直
遂故節之以禮為之偽謂之失漸趨于有為之偽

則漸失乎為之真矣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
之始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
其華故去彼取此

邵注曰禮至報施合情飾貌忠信薄而偽亂滋矣
識前代之禮文者華而不實以文博弱其心而聰
明日蔽故為愚之始也大丈夫處厚而去薄去華
而就實去彼有為之失取此為之得也莊子曰
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為也義可虧也禮相偽
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

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為無為而為不為也今已為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易之者其惟大人乎所謂以本為精以末為粗者也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邵注曰莊子曰天者為以清地者為以寧萬物職職皆從安為殖老子之言得一者得其不一之一者在而無不在在為而為不為也昔之得一者為侯王起例也

其致之天無以清將怨歎地無以寧將怨發神無以靈將怨歎谷無以盈將怨竭萬物無以生將怨滅侯王無以為貴高將怨登

邵注曰致者推而至也猶致數車每車一致致而數之日月星辰階天也非一以持之則分裂矣山岳河海階地也非一以持之則發散矣鬼神幽顯屈伸非得一何以能互古及今而不歇谷之中虛非得一何以能因應各方而不竭萬物之紛紜起伏非得一何以能生生而不滅侯王之貴高出乎庶物之首非得一何以能長守富貴而不

顛蹙

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為本耶非乎故致數車無車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

邵注曰貴以賤為本猶高以下為基侯王之貴寄稱于孤寡不穀此即以賤為本之謂也是故侯王之得一者非一人之謂也眾賤附之則貴羣下戴之則高耳貴而無貴高而無高猶數車而無車也夫一處貴而非貴處賤而非賤是以貴賤之間不欲碌碌然如玉之貴而不能賤落落然如石之賤

而不能貴也莊子曰合異以為同散同而為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于前者立其百體而得之馬也曼故丘山積卵而為高江河合水而為大人合異而為公數馬為馬即數車為車之說也

及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于有生于無

反也者及于靜也動極反于靜陽極反于陰反而又動陰而又陽此即道之流行所以無少間斷也弱也者強之本也以濡弱為強即道之所

以周行而不殆也而窮天下之物無一物而不
 窮于有名之一氣而有名之一氣未嘗不生于無
 名之道也是以及之為動之始也弱之為道之用
 也皆莫不歸一矣悉皆出于無也者無生之威
 無始之終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
 大笑之不笑之不足以為道

嚴君平曰中士所聞非至美也下士所見非至善
 也中士所駭下士所笑乃美善之美善也

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

谷太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大方
 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惟
 道善貸且成

邵注曰建言古人所言之言也明道者墮體黜聰
 故反若昧矣進道者日損每為故反若退矣大道
 不稱故若類也上德冲虛故若谷也至深者處衆
 所惡涅而不淄德盛者守約施博儉故能廣立德
 久遠者不務目前之規故反若偷怠質之真純者
 任物之自然而每所執滯故反若易變大方無隅
 不露圭角也大器勉成不亟小用也因音齊繫不

期小聞也。大象無形不入，小見也。道隱于無名，然有名者道皆貸予之，其終也道皆成就之，而其償且成也。藏其用而不見，忘其功而不尸，故曰善貸且成也。莊子曰：陽子居南之沛，其往也舍者迎，將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燭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老子曰：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此之謂也。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每名之大道生有名之一氣，一氣分而成兩儀，兩

儀交通成和而萬物生焉。是以萬物之生負陰以象地，抱陽以象天，而沖和之氣流行乎其中。如易所謂保合太和而後能各正性命也。言道體虛，每天地萬物之本，而沖和之氣為生生之母也。是以人當下以每心為本，使沖和之氣存養也。

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

邵注曰：嚴君平曰：微寡柔弱者天地之所由興，而萬物之所自生也。衆人之所惡而強梁者，以之自名。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冲其用不窮大直若屈
大巧若拙大辯若訥

邵注曰成必有敝大成不居于成何敝之有盈必有
虛大盈不居于盈何窮之有大直必有直大巧必
巧大辯必辯所以藏其用而善其終也

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為天下正

邵注曰莊子曰淵靜而百姓定觀于躁之可以勝
寒靜之可以勝熱則知虛欲可以勝有欲故清靜
而天下自正我無欲而民自足也○愚按陶周望
解曰躁字作動字用如說文所謂春米凍殺子也解

得躁字恰好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于郊罪莫
大于可欲禍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
之足常足

邵注曰糞耕田也治田用糞因以糞為耕猶理髮
用櫛而曰櫛也孟子曰百畝之糞又曰凶年糞其
田而不足皆言耕也有道之世用馬以耕田是為
且用之以耕而況于牛乎無道之世戎馬生于郊
是近郊之地且不得耕而況于遠乎亂之所起其
罪皆由于上之人見可欲耳故上之人可欲已得

而不知足者，凶禍之所歸也。下之不可欲，未得而欲得者，鬻咎之所起也。由是上下交征，奪攘並起。戎馬生于近郊之地，未有不喪其所欲得者也。故不知足者，未有能足也。惟知足之足，乃常足耳。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玄為而成。

章安曰：出戶而知，知其所以窺牖而見見其所可見，爾天下之大，天道之廣，豈可出以知見乎？出戶則離此，而有兩妙：其知能然也。窺牖則即彼而有所見，其見豈遠也？聖人密運獨化，不以

知知故，蓋所不知不以見見，故無所不見。天下者，物之所在，倏然者也。天道者，道之所在，自然者也。其粗在物，其妙在道，皆不離當體而盡。夫知見何事乎？出何待乎？窺出戶則有行，窺牖則有見。聖人不行而本乎智，不見而本乎心。故天下之事皆可得而知，天道之妙皆可得而名。能知能名，故不為而為，成其所自成也。○愚按：此章之意，禪所謂退步就己，近之不出戶，不窺牖者，似退步也。知之見之者，就己而能之也。若夫就己而求之，則天地之大也。古今之曠也，可得其理之要也。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矣

邵注曰莊子曰儻惺于信學以求復其初知而不
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
溺心世與道交相喪矣此為學日益之謂也又曰
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以
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人雖有知
之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為而常自
然此為道日損以至於無為之謂也

故取天下者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邵注曰取猶致也每事取天下即每為自化清靜
自正之謂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

邵注曰蘇子由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猶
虛空在形以萬物之形為形也故在方為方在圓
為圓空體無變使虛空有形何能以形為萬物哉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信者吾信之
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聖人之在天下惔惔為天
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邵注曰聖人以百姓之心為心何也百姓所善有

不善有信有不信而聖人復能視之如尸也蓋聖
 人之心純乎善信而已故其施于人惟以善而懷
 之以信而孚之初不以人之善信與否而二其心
 此善信之極也是即所謂大道之行天下為公也
 如孔子之言無毀譽者以斯民自有公是公非之
 直道也聖人之無常心正以百姓自有忠信之常
 心耳慄慄安靜敦不作好惡之類孩嬰兒也聖人
 之心與百姓惻然每別百姓如嬰兒注耳則于父
 母聖人亦如父母之視嬰兒所謂如保赤子心誠
 求之者歟

出入死生之徒十有二死之徒十有三民之生動
 之或地亦十有二又何故以其動生之厚

後者類也死地者謂危險之地也孟子所謂岩牆
 之下也言道體湛然常位不變本來無生到死之相
 且沒其出而顯假名之而謂之生焉從其入而隱
 假名之而謂之或為而出入一串隱顯不一亦惟
 常位不變已矣迷津之徒不悟之故不能須臾
 到死之域也或其動作則未嘗不蹈死地之嶮也
 故以十分約之三分是生之徒三分是死之徒中
 間三分是動而之于死地者其不謂乎到死與或

地者十分之中衆希其故何哉皆以生之厚也
○又按老君於十分之中中國一而不道焉其旨微
矣

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避虎兇入軍不被甲兇
其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多所容其刃失何故以
其無死地

善攝生者我無死地之險也我無死地之險外物
何足以害之哉是以陸行不避虎兇入軍不被甲
兵虎兇甲兵莫之能撓也善攝生者猶然而況
於生死之外者乎夫浸積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

土山焦而不熱况虎兇甲兵乎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
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失莫之命而常自然

邵注曰莊子曰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將以生
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之間者謂之命留動而
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
性夫道之所生者一而已萬物皆得之以生其生
理日著以有形形生引定而有勢方一之未形已
有命分存乎其中雖然未有間之可分但可謂之
一而已矣一者天命之流行而不息者也形體保

神各有儀則即詩所謂天出蒸民有物有則民之
秉彝好是懿德故物之生莫不尊道而貴德也此
天命之性也尊如父兄貴如侯王道無名而德有
位也天爵之尊貴故莫之命而常自然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知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
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
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

天下之萬物生于有有生于無是以有萬物之母
而無亦為有之母也然則無是天下萬物之始也
子者指萬物而言之既知萬物生于無而歸于無

則常守以無焉所以沒身不殆也既以無為守豈
好辨哉塞兌閉門和同于物不與物辨禍福無自
而入終身不勞矣好辨者雖能勝物終不免以好
惡而傷其身惜然終身不救易曰尚口乃寤是也
兌為口口者禍福之門也

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與遺身殃是
謂襲常

邵注曰易曰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言知
微者乃知彰即見小曰明也知柔者乃知剛即守
柔曰強也第二句伴首一句以守柔之義篇中屢

見故也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明夷養晦可以
 免患不眩露其明常明之體常在故曰襲常也列
 子曰天下有常勝之道有不常勝之道常勝之道
 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強二者易知而人味之知故
 積于柔必強積于弱必剛觀其兩積以知禍福之
 辨強勝不若己至于若己者剛柔勝出于己者其
 力不可量其言似本于此而意則非矣蓋老子以
 守柔為強而非以守柔勝強也有意者于勝強即非
 守柔矣何啻千里哉

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惟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

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
 資財有餘是謂盜誇非道哉

邵注曰介然之有言少也施邪徑也言使我少有
 知覺必行于大道而不知邪徑之可畏矣奈何有坦
 夷之大道不知由之而好由邪徑乎今之人貴飾
 朝市之間荒蕪本業不務積實而服用華侈雖曰
 資財有餘適足以實劫奪之禍而已何異以物誇
 眩于盜賊之耳目哉率是道也非大道之坦夷乃
 邪徑之蕪塞耳安可不畏懼哉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

邵注曰建也謂立德之固久而不拔也第二句
為不拔之例第三句為不拔之徵祖宗立德于前
子孫祭祀不絕也

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
長修之邦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

邵注曰夫善建者不拔何以見之德之修于身者
既真實而無偽矣由是有餘則于家長遠則至于
鄉豐盛則至于邦普遍則至于天下矣立德者自
近以及遠猶祖宗之建立及于子孫也

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

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邵注曰夫德修于身可以及于天下故身以觀
而天下之身修家以觀家而天下之家正鄉以觀
鄉而天下之鄉化邦以觀邦而天下之邦治天下
以觀天下而天下之天下平吾何以知天下之化
吾德哉以德之修于身者知之也亦猶子孫之祭
祀不輟以祖宗之建立知之也

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骨弱筋柔而握固未始知牝牡之合而皎作精之至也
終日號而嗷不嗔和之至也

邵注曰含德謂含蓄冲和之德神守在內不與物
 撓也惟赤子無思無為其天守全其神在卻故物
 莫能傷含德之厚如赤子雖毒蟲猛獸鸞鳥不得
 而傷之矣峻子雖及赤子陰也無敵而自作是知
 精有餘而非心也莊子曰赤子終日號而嗷不嗷
 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握共其德也終日視而
 目不瞋偏不在外也行不知兩之動不知所為身
 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
 不來禍福各有焉有人災在所謂含德之厚也
 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物壯則

老長謂不道不道早已

邵注曰辨者不和於物爭乎好惡故以不爭是
 為和和則信而久故曰常也知常道者不待辨而
 理明故曰明也莊子曰常因自然而不益生蓋人
 之生也直本無好惡偏黨之私也辨者作好作惡
 以爭是非乃附益于生理之外如妖祥之類非常
 道也辨者役乎心動乎氣期于勝物故曰強也強
 者壯也物壯則老非常道其能久乎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
 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

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賤不可得而貴
故為天下貴

邵注曰莊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夫言之所傳
者淺不言之所示者深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
世之人猶貴言傳書也豈為知道哉塞兌閉門挫
銳解紛不爭也和光同塵莫辨也夫親踈利害貴
賤皆起于爭辨有道者有同于物物不得而親踈
之利害之貴賤之豈非天下之至貴者乎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正取天下
邵注曰正者政也法制禁令之謂奇者兵之技巧

也二者皆有為之弊不足以為治天下聖人以正事
取天下蓋以正求而反上二句也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天下多忌諱而民靡貧人多
利器國家滋昏民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
多有

邵注曰天下不可以有為治吾何以知其然哉忌
諱禁防也多設禁防豈非欲使民富也而民愈貧
利器兵也多張利器無非欲禁亂也而國愈亂
何也蓋利器多則奇巧日滋亂何由而已耶法令
煩則盜賊日熾民安得不貧耶二者以正治國以

奇用兵之事由此觀之可以知有事不足以取天下矣

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朴

邵注曰莊子曰古之為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為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曰通于一萬事足無心得而鬼神服此所謂以無事取天下也無欲則無事民朴則自富故莊子以一言約之也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邵注曰悶悶不分也淳淳厚善也察察有辨也缺

缺敝壞也不治而治治而不治其害若相及者也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安正耶正復為奇善復為妖民之迷其日固久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剝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邵注曰言禍福之倚伏無常善惡之反覆無定民之迷惑非一日矣是以聖人之為政方不割廉不剝無傷物之性直不肆光不耀不盡物之情寧為悶悶而無為察察也

治人事天莫如嗇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是謂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

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柢長生
久視之道

邵注曰：蓋者有而不盡出也。王者奉天養民其道
莫如儉。質夫惟蓋則先事而憂其匱，臨事而儉其
出，苞早服也。早服猶言早計也。不亡于前有繼于
後，深仁厚澤累洽重熙是重積德也。易曰：儉德之
共也。孔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故任之以重而每
不勝致之，以遠而莫之極，可以長守其國矣。是蓋
者有國之母也，而可以長久何也？由儉蓋以致于
遠，大其根深，其柢固，推之于養生，則蓋其精神而

亦大用者，長生久視之道也。三代觀之，周自后
稷公劉之世，起于農桑衣食之間，居于窶窶土室
之陋，其服用儉約，經營儉嗇，如龜風所吹，皆早服
重積德之事也。推厥所由，來可謂深根固柢矣。有
國長久，不亦宜乎？莊子曰：以深為根，以約為紀，是
也。

治大國若烹小鮮

邵注曰：民者易動而難靜者也。煩則傷民之出，撓
則損魚之澤。

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

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邵注曰：莊子曰：古之人在混茫之中，與一世而得

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

萬物不傷，羣生不夭。是以道蒞天下者，其鬼神

不傷，入之謂也。又曰：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

物亦不傷，也是即聖人亦不傷人，謂也。夫明

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兩不相傷，幽明各得其所，

故曰德交歸焉。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北，北常以靜勝牡，故

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

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舊注曰：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

兩者各得其所，故大者宜為下，流之喻卑，而處

下也。北之喻靜，而處下也。取猶致也。以取，謂取人

而取，謂取于人。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保。

邵注曰：室西北隅為奧，家主中，蠶則與有常尊矣。

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故曰道者萬物之奧也。善

人有之則貴，重于人，不善人有之亦足以保其

身，道之尊也。若此。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邵註曰不善之人非必有道可尊也言而道則言
美市于人一人必受之行而道則行尊加于人一人必
下之雖不善人何至為人所棄哉所謂不善人之
保也荀子曰言而仁之中也則好言者尚矣即美
言可以市也

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
道

天子立朝設置三公雖有拱璧駟馬之粧飾前後
而此是非所以為其寶者也唯道為寶故謂不如

坐進此道也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耶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此是人物有生之母性
命之源在我之寶求則得之不假用力假令雖為
不善人而一日能行之則不為人所棄也所以為
貴也

為善為事無事味無味

邵註曰嚴君平曰譬夫萬物之託君也猶神明之
居身而井水之在庭也水不可以有為清也神不
可以思慮寧也

道也。事于善，事無事之善，經也。言于善，味
無味之味，言之善物也。

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邵注曰：恆言有之，大小多少報怨以德，蓋言大不
起于大而起于小，多不起于多而起于少，報怨不
起于怨而起于德。此言之，無味而有味者，歟。

圖難于其易，為大于其細

舊注曰：天下難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細。
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
多易必多難。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此所謂為無

為也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為之于
未有，治之于未亂。

舊注曰：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層之臺，起于累土；
千里之行，始于一足。下此，所謂事無事也。

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
無失。

邵注曰：有所附，益于性分之外者，增有為，為偽。是
之謂為。為者，要其成也。成必有敗矣。見可欲于事
物之外者，起執持之心，是之謂執。執者，期于得也。

得必有失矣。是為非敗也。敗必起于為聖人。每為何敗之有。執非失也。失必起于執聖人。每執何失之有。

舊注曰：民之從，素常于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每敗事。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眾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邵注曰：貨利之欲，眾人所欲，聖人不欲也。故投珠于淵，抵璧于山，雖甚難得之貨，視之若不足貴，重何所執持而有失哉。文博之學，眾人所學，聖人不

學也。游心于淡，合氣于漠，及眾人之所過，以順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夫何所為而有敗哉。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邵注曰：莊子曰：聖人著天下之利器，非所以明天下也。故絕聖棄智，大盜乃止。擯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拊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鈎繩，而棄規矩，擯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削曾

史之行掛揚墨之口據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
同矣先莊之論蓋彫琢復朴之意非若秦始皇焚
詩書愚黔首之謂也

民之難治以其多智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
國國之福

邵注曰莊子曰上誠好智而無道則天下亂矣何
以知其然耶夫弓弩畢弋機變之智多則鳥亂于
上矣鉤餌網罟罾笱之智多則魚亂于水矣削格
羅絡罝罾之智多則獸亂于澤矣智詐漸毒頡頏
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倍成于辨矣天下每每

大亂罪在于好智故上悖日月失明下燥山川之
精中隳四時之施喘矣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
性甚矣智之亂天下也

能知此兩者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
與物及矣乃至于大順

邵注曰能知此者因任自然而不用智如因規而
為負因矩而為方楷式有定而功效自著矣治有
楷式則不言而治每為而成乃玄德玄德深微若
相反而實大順人顧未之知耳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

王 易曰地道變盈而流謙

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

邵注曰蘇子由曰聖人非欲上人非欲先人也蓋

下之後之其道不得不上且先耳易曰人道惡盈

而好謙

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

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邵注曰聖人處上而民不以為重處前而民不以為

為害是以樂推而不厭也所以然者聖人能下之

能後之而不爭故天下皆上之莫能與之爭

也莊子曰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

天下皆謂我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

其細也夫

邵注曰大者奢勇強梁之類細者慈儉謙卑之類

道以懦弱為表故大者不肖道細者肖道也

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

下光

邵注曰懦弱謙下之事

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

舍慈且勇舍儉且廣舍後且先

邵注曰天下神器故曰器長由此觀之可見細之所以肖道大之所以不肖也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邵注曰慈于物者天亦以慈衛之是以戰勝守固也此發慈故能勇之例而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不待言矣

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兵者為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邵注曰戰者爭之象武怒所以爭也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何也蓋善勝敵者不以力爭戰何貴于武乎善用兵者以身下之何取于怒乎是不爭之德用人之力而不用己之力合於天道非玄古之極至乎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事行無事仍無敵執事兵

邵注曰用兵有言兵志之言也主者造事者也客者應敵者也進者決戰也退者不爭也不爭為主而為客其以身下之之謂乎不敢進寸而退尺其

不爭之謂乎。意之則雖用兵猶不用也。雖有敵猶
無敵也。故曰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所謂
不爭而善勝者歟。

禍莫大于輕敵。輕敵災變。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
矣。

邵注曰：輕敵者，貪恣且勇，貪後且先，死矣哀者，不
忍殘民之命，而輕戰也。故不得已而後戰，士亦知
吾不得已之意，自然用命，無不勝矣。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
有君夫，惟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是

以聖人衣褐懷玉

邵注曰：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聖人之言至易
至簡，天下顧莫能知，莫能行，何哉？蓋言不離道，言
有宗也。事不離道，事有君也。夫惟不知道，是以莫
我知也。知我者希，則我貴矣。聖人被褐懷玉，為人
不知而我貴之喻。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
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邵注曰：夫入莫不有所知，有所不知，故雖愚夫愚
婦亦有所知，雖聖人亦有所不知也。故能任其所

知而不強其所不知者知之上也。不可知而強知之，知之病也。莊子曰：道無涯，而知有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殆，即病之謂也。夫惟知病病者，可以免于病矣。非聖人，其孰能之？蓋知之所不能知者，辨不能辨也。故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論。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者，至矣。何病之有哉？

民不畏威，大威至矣。無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惟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使民畏己者，易使民不。畏己者，難。是以為上于人者，寬泰，在。心混化，無跡。風靡下民，而使其不知畏己者，乃道德之大威至矣。所謂神武而不殺者乎？是以為上于人者，當居其心，乎寬泰而無厭棄其所生之道也。如此，則道亦不厭棄人也。人無心而合道，道無心而合人，豈有可畏之粗跡哉？夫聖人者，不顯知乎外，不挾貴乎身。去彼有跡之威，而得是，是然之大威。

勇于取則殺，勇于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

勝不言而善應，召而自來，綽然而善謀，天網恢恢，
疎而不漏。

邵注曰：敢于殺者，天必害之，不敢于殺者，天必利之。是好殺者，天之所惡，人孰知其故？我惟聖人知之，故不敢輕殺也。天之道，不與人爭，而靡人不勝。豈有言諾而其應若響，不待呼召而禍福自來，雖若舒緩而計度不爽，是以世網雖密，人多幸免，天網雖疎，為惡者不可逃也。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使為邪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

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手矣。

邵注曰：樂生畏死，民之恒情。故聖人設置刑法，以成懼民也。然民必有樂生之心，而後有畏死之心。上失其政，使民驚然喪其樂生之心，民已不畏死矣。奈何以成懼之哉？使下無失業，民懷樂生，畏死之心，上無失政，有罪者必麗于法，孰敢為惡哉？即書所謂天討有罪，五刑五用也。故曰：常有司殺者，殺之道也。世刑非天討，一人肆威于上，是代司殺者。殺也。譬則代大匠斲，希有不傷手矣。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

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生之厚是以輕死夫惟無以生為者是賢于貴生

邵注曰民之所以飢何也以其上食稅之多取民無節民故飢矣民之所以難治何也以其上之有為法立奸生民故難治矣民之所以輕死何也以其上之奉生太厚下人不奪不饜民故輕死矣蓋民飢必難治難治必作亂而輕死上之人欲厚歛必繁刑所以為奉生之計也然民至于輕死上之人安能享生之厚耶夫惟無以生為者乃是賢于貴生也堯舜茅茨土階禹卑宮菲食其有見于

是乎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後柔弱者死之後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邵注曰人物之生冲氣以為和冲氣去則柔者堅脆者槁矣是故堅強者死之類也柔弱者生之類也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共槁也荀子曰強自取柱嚴君平曰天地之理小不載大輕不載重故強人不得為王強木不得處上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

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損
不足以奉有餘惟能有餘以奉天下惟有道者是以
聖人為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耶

邵注曰張弓尚筋弛弓尚角角勁而筋柔故以况
天道之抑高而舉下補不足而損有餘人道及此
惟聖人為能損有餘以奉不足是以為而不恃功
成而不處非謙退不欲見賢也天道然耳

天下柔弱莫過于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所以
易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
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

下王正言若反

邵注曰千仞之堤潰于蟻穴燎原之火滅于涓流
天下之以弱勝強每以易乎水矣是理雖人人知
之而能行者蓋寡惟聖人有言受國之垢是謂社
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此至言也何者反
而理順或以多難而興邦或以艱難而造國豈非
明驗乎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
不責于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邵注曰周禮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人情

施德而不報則有怨和怨而不報則有餘怨是非
盡善之道也契者兩書一札而中分之左者與右
者取禮曰獻栗者操右契戰國策曰操右契而為
君責德于秦魏之主也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
報于人不知施而不知報但有德而無怨其斯以為
盡善之道乎微取也言契不言左因上左契之省
文也言微不言契又因上契之省文也有德司契
但主與也無德司微但主取也與者不望報取者
不知報何怨之有豈惟人不怨之天道亦必與之
矣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
遠徙雖有舟車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
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
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邵注曰莊子曰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
氏大庭氏栢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驩畜氏軒轅氏
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
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
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如此
之時則至治已什伯人之器謂部伍分人為兵之

器即舟車甲兵之類是也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辨，辨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

邵注曰：世人以辨博之言謂之美言，而不考其實，殊不知信言不必美也，美言不足信也。何則？道未始有封而言有畛域，聖人懷之而不言，眾人辨之，以相示，故善者不必辨，辨者不必善。莊子曰：足之于地也踐，恃吾所不踐而後善博人之知也。少待其所不知而後知，則是知者有不博，博者有不知也。由是觀之，辨博之言豈足信哉。

聖人不積，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

邵注曰：莊子曰：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煇；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又曰：以有積為不足，無藏也。故有餘積者，聚也；聚之為己私有也。

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邵注曰：利不言利，故不害；為無為，故不爭。

老子本義終

